



SHORT CLASSICS

短经典

WELLS TOWER

EVERYTHING RAVAGED, EVERYTHING BURNED

一切破碎，一切成灰

[美国] 威尔斯·陶尔 著 陶立夏 译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一切破碎，一切成灰

[美国] 威尔斯·陶尔 著 陶立夏 译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-2011-6150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一切破碎, 一切成灰/ (美) 陶尔著; 陶立夏译.

—北京: 人民文学出版社, 2011

(短经典)

ISBN 978-7-02-007401-3

I. ①一… II. ①陶… ②陶… III. ①短篇小说-小说集-美国-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131549 号

WELLS TOWER

EVERYTHING RAVAGED, EVERYTHING BURNED

Copyright © 2009 Wells Tower

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Farrar, Straus and Giroux, LLC, New York
through Bardon-Chinese Media Agency

All rights reserved.

特约策划: 彭 伦 陈 洁

责任编辑: 马爱农

装帧设计: 张志全

一切破碎, 一切成灰

[美国] 威尔斯·陶尔 著 陶立夏 译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www.rw-cn.com

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: 100705

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 149 千字 开本 890×1240 毫米 1/32 印张 7.25

2011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2011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02-007401-3

定价 24.00

短篇小说的物理

——“短经典”总序

王安忆

好的短篇小说就是精灵，它们极具弹性，就像物理范畴中的软物质。它们的活力并不决定于量的多少，而在于内部的结构。作为叙事艺术，跑不了是要结构一个故事，在短篇小说这样的逼仄空间里，就更是无处可逃避讲故事的职责。倘若是中篇或者长篇，许是有周旋的余地，能够在宽敞的地界内自圆其说，小说不就是自圆其说吗？将一个产生于假想之中的前提繁衍到结局。在这繁衍的过程中，中长篇有时机派生添加新条件，不断补充或者修正途径，也允许稍作旁骛，甚至停留。短篇却不成了，一旦开头就必要规划妥当，不能在途中作无谓的消磨。这并非暗示其中有什么捷径可走，有什么可被省略，倘若如此，必定会减损它的活力，这就背离我们创作的初衷了。所以，并不是简化的方式，而是什么呢？还是借用物理的概念，爱因斯坦一派有一个观点，就是认为理论的最高原则是以“优雅”与否为判别。“优雅”在于理论又如何解释呢？爱因斯坦的意见是：“尽可能地简单，但却不能再行简化。”我以为这

解释同样可用于虚构的方式。也因此，好的短篇小说就有了一个定义，就是优雅。

在围着火炉讲故事的时代，我想短篇小说应该是一个晚上讲完，让听故事的人心满意足地回去睡觉。那时候，还没有电力照明，火盆里的烧柴得节省着用，白昼的劳作也让人经不起熬夜，所以那故事不能太过冗长。即便是《天方夜谭》里的谢赫拉查达，为保住性命必须不中断讲述，可实际上，她是深谙如何将一个故事和下一个故事连接起来。每晚，她依然是只讲一个故事，也就是一个短篇小说。这么看来，短篇小说对于讲故事是有相当的余裕，完全有机会制造悬念，让人物入套，再解开扣，让套中物脱身。还可能，或者说必须持有讲述的风趣，否则怎么笼络得住听众？那时代里，创作者和受众的关系简单直接，没有掩体可作迂回。

许多短篇小说来自这个古典的传统。负责任的讲述者，比如法国莫泊桑，他的著名的《项链》，将漫长平淡的生活常态中，渺小人物所得出的真谛，浓缩成这么一个有趣的事件，似乎完全是一个不幸的偶然。短篇小说往往是在偶然上做文章，但这偶然却集合着所有必然的理由。理由是充分的，但也不能太过拥簇，那就会显得迟滞笨重，缺乏回味。所以还是要回到偶然性上，必是一个极好的偶然，可舒张自如，游刃有余地容纳必然形成的逻辑。再比如法国都德的《最后一课》，法国被占领，学校取消法语课程之际，一个逃学孩子的一天。倘是要写杂货店老板的这一天，怕就没那么切中要害。这些短篇多少年来都是作范例的，自有它们的道理。法国作家似乎都挺擅长短篇小说，和精致的洛可可风气有关系吗？独具慧

眼，从细部观望全局。也是天性所致，生来喜欢微妙的东西，福楼拜的长篇，都是以纤巧的细部镶嵌，天衣无缝，每一局部独立看也自成天地。普鲁斯特《追寻逝去的时光》，是将一个小世界切割钻石般地切成无数棱面，棱面和棱面折射辉映，最终将光一揽收尽，达到饱和。短篇小说就有些像钻石，切割面越多，收进光越多，一是要看材料的纯度，二是看匠人的手艺如何。

短篇小说也并不全是如此晶莹剔透，还有些是要朴拙许多的，比如契诃夫的短篇。俄国人的气质严肃沉重，胸襟阔大，和这民族的生存环境，地理气候有关，森林、河流、田野、冬季的荒漠和春天的百花盛开，都是大块大块，重量级的。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即便篇幅极短小，也毫不轻薄，不能以灵巧精致而论，他的《小公务员之死》、《变色龙》、《套中人》，都是短小精悍之作，但其中的确饱含现实人生。是从大千世界中攫取一事一人，出自特别犀利不留情的目光，入木三分，由于聚焦过度，就有些变形，变得荒谬，底下却是更严峻的真实。还有柯罗连科，不像契诃夫写得多而且著名，却也有一些短篇小说令人难忘，比如《怪女子》，在流放途中，押送兵讲述他押送一名女革命党的经历——俄罗斯的许多小说是以某人讲故事为结构，古时候讲故事的那盆火一直延续着，在屠格涅夫《白静草原》中是篝火，普希金的《黑桃皇后》则是客厅里的壁炉，那地方有着著名的白夜，时间便也延长了，就靠讲故事来打发，而在《怪女子》里，是驿站里的火炉。一个短暂的邂逅，恰适合短篇小说，邂逅里有一种没有实现的可能性，可超出事情本身，不停地伸展外延，直向茫茫天地。还有蒲宁，《轻盈的呼

吸》。在俄罗斯小说家，这轻盈又不是那轻盈。一个少女，还未来得及留下连贯的人生，仅是些片鳞断爪，最后随风而去，存入老处女盲目而虔敬的心中，彼此慰藉。一个短篇小说以这样涣散的情节结构起来，是必有潜在的凝聚力。俄国人就是鼎力足，东西小，却压秤，如同陨石一般，速度加重力，直指人心。

要谈短篇小说，是绕不开欧·亨利的，他的故事，都是圆满的，似乎太过圆满，也就是太过负责任，不会让人的期望有落空，满足是满足，终究缺乏回味。这就是美国人，新大陆的移民，根基有些浅，从家乡带了上路的东西里面，就有讲故事这一钵子“老娘土”，轻便灵巧，又可因地制宜。还有些集市上杂耍人的心气，要将手艺活练好了，暗藏机巧，不露破绽。好比俗语所说：戏法人人会变，各有巧妙不同。欧·亨利的戏法是甜美的伤感的变法，例如《麦琪的礼物》，例如《最后的常春藤叶子》，围坐火盆边上的听客都会掉几滴眼泪，发几声叹息，难得有他这颗善心和聪明。多少年过去，到了卡佛，外乡人的村气脱净，已得教化，这短篇小说就要深奥多了，也暧昧多了，有些极简主义，又有些像谜，谜面的条件很有限，就是刁钻的谜语，需要有智慧并且受教育的受众。是供阅读的故事，也是供诠释的故事，是故事的书面化，于是也就更接近“短篇小说”的概念。塞林格的短篇小说也是书面化的，但他似乎比卡佛更负责任一些，这责任在于，即便是如此不可确定的形势，他也努力将讲述进行到底。把理解的困难更多地留给自己，而不是读者。许多难以形容的微妙之处，他总是最大限度传达出来，比如《为埃斯米而作》，那即将上前线的青年与小姑娘的茶聊，倘

是在卡佛，或许就留下一个玄机，然后转身而去，塞林格却必是一一道来。说的有些多了，可多说和少说就是不同，微妙的情形从字面底下浮凸出来，这才是真正的微妙。就算是多说，依然是在短篇小说的范围里，再怎么样海聊也只是一次偶尔的茶聊。还是那句话，短篇小说多是写的偶然性，倘是中长篇，偶尔的邂逅就还要发展下去，而短篇小说，邂逅就只是邂逅。困惑在于，这样交臂而过的瞬间里，我们能做什么？塞林格就回答了这问题，只能做有限的事，但这有限的事里却蕴藏了无限的意味。也许是太耗心血了，所以他写得不多，简直不像职业作家，而是个玩票的。而他千真万确就是个职业作家，惟有职业性写作，才可将活计做得如此美妙。

意大利的路伊吉·皮兰德娄，一生则写过二百多个短篇小说。那民族有着大量的童话传说，像卡尔维诺，专门收集整理童话两大册，可以见出童话与他们的亲密关系，也可见出那民族对故事的喜爱，看什么都是故事。好像中国神话中的仙道，点石成金，不论什么，一经传说，就成有头有尾的故事。比如，皮兰德娄的《标本鸟》，说的是遗传病家族中的一位先生，决心与命运抗争，医药、营养、节欲、锻炼，终于活过了生存极限，要照民间传说，就可以放心说出，“从此他过着幸福的生活”，可是在这里事情却还没有完，遗传病的族人再做什么？再也想不到，他还有最后一搏，就是开枪自杀，最后掌握了命运！这就不是童话传说，而是短篇小说。现代知识分子的写作渐渐脱离故事的原始性，开始进入现实生活的严肃性，不再简单地相信奇迹，事情就继续在常态下进行。而于常

态，短篇小说并不是最佳选择，卡佛的短篇小说是写常态，可多少晦涩了。卡尔维诺的短篇很像现代寓言，英国弗吉尼亚·伍尔芙的短篇更接近于散文，爱尔兰的詹姆斯·乔依斯的《都柏林人》则是一个例外，他在冗长的日常生活上开一扇小窗，供我们窥视，有些俄国人的气质。依我看，短篇小说还是要仰仗奇情，大约也因为此，如今短篇小说的产出日益减少。

日本的短篇小说在印象中相当平淡，这大约与日本的语言有关，敬语体系充满庄严的仪式感，使得叙述过程曲折漫长。现代主义却给了机缘，许多新生的概念催化着形式，黑井千次先生可算得领潮流之先。曾看过一位新生代日本女作家山田咏美的小说，名叫《YO—YO》，写一对男女相遇，互相买春，头一日她买他，下一日他买她，每一日付账少一张钱，等到最后，一张钱也不剩，买春便告罄结束。还有一位神吉拓郎先生的一篇名叫《鲑鱼》的小说，小说以妻子给闺蜜写信，因出走的丈夫突然归来停笔，再提笔已是三个月后，“他完全像鲑鱼那样，拼命地溯流而归……”浅田次郎的短篇《铁道员》因由影星高仓健主演的电影而得名，他的短篇小说多是灵异故事，他自述道是“发生在你身上……温柔的奇迹”，这也符合我的观念，短篇小说要有奇情，而“温柔的奇迹”真是一个好说法，将过于夯实的生活启开了缝隙。相比较之下，中国的语言其实是适合短篇小说的，简洁而多义，扼要而模糊，中国人传统中又有一种精致轻盈的品位，比如说著名的《聊斋志异》，都是好短篇，比如《王六郎》，一仙一俗，聚散离合，相识相知，是古代版的《断背山》，却不是那么悲情，而是欣悦！简

直令人觉着诡异，短篇小说是什么材料生成的，竟可以伸缩自如，缓急相宜，已经不是现代物理的概念能够解释，而要走向东方神秘主义了！

现在，“短经典”这套世界现当代短篇小说丛书的出版，又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。会有多少意外发生呢？

二〇一一年二月二十六日 上海

献给

我的兄弟们：丹，雷克和乔

目录

001	棕色海岸
026	归隐
058	重要能量的执行者
082	穿越山谷
101	豹
116	你眼中的门
133	狂野美利坚
168	游乐场
197	一切破碎，一切成灰

棕色海岸

鲍勃·曼罗伊趴着醒来。他的下巴生疼，清晨的小鸟正声嘶力竭地喊着，内裤里面实在感觉很不舒服。他很晚才抵达，脊椎骨因为坐了一路的公车而阵阵抽搐。他在地摊开手脚，吃了两块咸饼干充当宵夜。现在弄了满身饼干屑：裸着的胸口下，手肘和颈间汗湿的皱纹中，而最大最要命的那块，他能感觉到正深深插在他的屁股缝里，仿佛有人将一只燧石箭头射了进去。但鲍勃发觉自己无法拿出那块碎屑，因为睡觉时错误地压到手臂，它们麻了。他试着挪动手臂，感觉就像凭意念推动一枚硬币。初次在这座空荡荡的别墅里醒来，鲍勃就已感觉时日开始在他身上显效。贴着脸颊的冰冷地毡让他打了个寒颤，他能感觉到，在不远的某处，就在沙土下不远的某处，死神正向他伸出手来。

但他体内的小齿轮最后还是开始转动，将他拽离地面。他靠着墙壁让脑海的眩晕过去，拂开身后的碎屑后，走进厨房。打开冰箱，里面空无一物，散发着保温瓶的闷酸味。脱了形的冰块散落在冰柜的格子里，鲍勃掏了一块塞进嘴里，尝起来像许久未洗的脏衣服。他将冰块吐到冰箱和烤箱之间满是灰尘的缝隙中。厨房外，是

鲍勃此行计划要修整的院子。野生的菊类与杂草从砖头间的小洞里蹿出来，灰白色的塑料桌椅歪歪斜斜地摆在被树根拱起的土堆上。看着这一团糟糕，再想到要花多少力气才能使其恢复整齐，鲍勃感觉有些恶心。

这房子一度是他父亲和叔叔兰道尔的共同财产，现在鲍勃的父亲死了，兰道尔迫不及待要将其抛售。六年前，他的父亲在被催促之下做了这笔投资，没什么预见，鲍勃也不记得父亲曾来过这里。房契一签，这地方就成了兰道尔的天下。鲍勃曾寻思，他这个比父亲年轻十六岁的叔叔，是否对这一路的事态发展早有盘算。

兰道尔住在鲍勃以前住的地方，往北数小时的车程。在鲍勃父亲弥留之际，兰道尔发誓，他会竭尽所能，让自己侄子过得顺风顺水。葬礼后的几个星期内，兰道尔以定时前来慰问的方式履行承诺，尽管他所谓的慰问时常表现为：晚餐时间现身，一直停留到喝光鲍勃冰柜里的啤酒再走。兰道尔身上有些什么令人反胃：他油腻腻的头发总是展示着最近一次梳头留下的梳子印；已经是奔五的人了，却还戴着牙套。

鲍勃和父亲并不亲近，所以当父亲的死引爆鲍勃体内带着怒意的倦淡时，鲍勃和妻子薇姬都很困惑，这倦淡冻结了他对工作和婚姻生活的热忱。他的状态变得一塌糊涂，又在几个小差池的推波助澜下，捅下三个大娄子，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让事态平息。他先是烂醉之后去上班，在建房工地犯下灾难性的疏忽，事后立马丢了工作。过了几周，他又跟当地一个律师汽车追尾，碰撞的结果是，律师的下巴咔嚓一声脆响，然后他就让陪审团相信这伤价值三万八千

美金，比鲍勃父亲留给他的数目还多出两千。最糟糕的是，在试图为这些不快寻找解脱的路上，他开始和一个在驾校结识的寂寞女子幽会。这其中毫无乐趣可言，不过是在一间飘满浓浓麝香猫味道的地下公寓内，进行了两周词汇贫乏的争执。

此段风流韵事不咸不淡地发展还没多久，鲍勃和妻子开车去市中心，薇姬抬头时看见储物箱上方的挡风玻璃上有个女人的脚印。她脱下凉鞋，发现脚印和自己的并不吻合，于是告知鲍勃：他自此成为家中的不速之客。

鲍勃在兰道尔的长椅上睡足一个月，兰道尔才想起要送他到南方。“先到海滨别墅去避一阵子，”兰道尔说，“这破事不过是半道上的小状况，你需要点时间来重整旗鼓。”

鲍勃不想走。在要求离婚这事情上，薇姬的态度已经开始软化，他也很肯定，只要假以时日，她就会重新对他敞开大门。但薇姬也鼓励他离开，既然事已至此，他觉得最好还是顺了她的意。不管怎样，兰道尔此举甚为慷慨，但当兰道尔将鲍勃送到公车站，并将一张早就写好的“工作事项”递过来时，鲍勃也并不意外。

兰道尔的别墅并不宜人：一间煤渣空心砖砌的小屋，刷着已开始剥落的粉色油漆。客厅地板上铺的蜡黄色地毯没有好好粘贴，已经开始变形，沿着一道横跨整间客厅的接缝拱了起来。护墙板也在度过多个潮湿的夏季之后翘起，如今墙壁看来就像是冷峻多山地带的地形图。纸条上写道：“起居室/石膏灰胶合板！”

在没有窗户的过道里，兰道尔挂上了自己杀掉的一些生物的标本。一只狢狢。一个鳄鱼脑袋，一只鹿正从它嘴巴里探出头来：乃

他叔叔的神来之笔。一块正方形胶合板上展示着一排风干的旱叶草。厨房的水槽上方有幅画着啤酒罐的油画，右下角签着兰道尔的名字。百威的标识画得很不错，但兰道尔必须延展罐子的中央部分来容纳所有字母，所以罐子在中间鼓起，像条吞了老鼠的蛇。

在客厅的昏暗角落，一只老旧的水族箱冒着泡泡。它非常巨大，棺材那么长，三英尺深。除了一罐发油，一具吸饱水的蝙蝠尸体以及其他水面漂浮物之外，里面空空如也。水黏嗒嗒、黑乎乎，呈苔藓的颜色。尽管如此，制氧装置依旧在水缸里不疾不徐地吐着绿色泡泡。鲍勃按下开关，然后穿上夹趾拖鞋走了出去。

穿过那个荒诞的院子，一路上细小的蜥蜴四散走开。他跟随海浪的声音来到院子尽头，穿过一片松树林，枝干光秃，状如鬼魅。他从松树林走上一条铺着牡蛎壳的小路，那亮光让他在晨光中紧闭双眼。

房子建在一座小岛的最北端，这一点曾让鲍勃在兰道尔向他描述这地方时感到些许振奋。他喜欢沙滩：每天，浪潮冲刷着细沙留下一片洁净的样子；人们为度过一段美好时光而来到沙滩的景象。但当鲍勃过桥来到岔道时，沮丧地发现这岛看来不像有丁点沙滩的样子。这里陆地与海水相接的地方是一圈地势陡峭的烂泥地，蚊群欢歌，散发着臭屁般的可怕气味。离这儿最近的像样沙滩，公车上有个男人已经提醒过他，位于三英里开外的另一座岛上，坐船过去要花十二美元。他还是觉得，到海水里泡泡或许不错，但在这个特殊地段，他就得爬过烂泥，满身污秽地走回家去。他转过身，朝小路方向往回走。

两个满头白发的女人坐在黄色高尔夫球车里疾驰而过。“嗨啊！”其中一个对鲍勃说。

“行了，够啦。”他答。

就在那时，小路上传来金属碰撞的声音，随之而来的是一个男人不断拔高的怒骂声：“狗娘养的！”咒骂的男人半个身子被庞蒂亚克的车前盖挡住了。“啊哦，真他妈杀千刀呐！”白头发的女人转过满是皱纹的脸看向恼怒的男人。高尔夫球车低吼着，加快速度行驶，不过也没能快上多少。

诅咒继续滔滔不绝，鸟儿们面对这种喧嚣陷入沉默。鲍勃发现，这个男人的怒火，正让自己也愤怒起来。这怒气让他想上前拔出撑着车前盖的那根被锯短的扫把棍儿，但他没有这么做。他走上前去，在男人身边站定。

“嘿，行啦，哥们，”鲍勃说，“这儿有人愿意给你搭把手呢。”

男人从车前盖里缩回脑袋，盯着鲍勃。他的整张脸几乎被脸颊占满，小而猥琐的五官仿佛是匆忙之间镶上去的。他手里握着根小撬棍。

“你他妈是谁啊？”男人的语气中疑惑多过敌意。

“我是鲍勃。”鲍勃说，“我要在这里住一阵子。”

“在兰道尔·莫罗伊家？我认识兰道尔，我在他的猫身上动过些手脚。”

鲍勃眯起眼睛：“什么手脚？”

“德瑞克疗法。我是个兽医。”